



机制的创新，吸引了社会多元参与，为云岭大地的可持续发展增添了底气。
亲历沪滇协作的上海援滇干部人才，也将“长期主义”写在了祖国西南的山峦与河谷之间。

当地已有许许多多老百姓在沪滇协作帮扶下摆脱了贫困。彼时，留给上海援滇干部人才的是另一个时代命题：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。

历史的重任，总有人要扛起来。2016年6月，来自上海崇明的第十批援滇干部蔡俊春启程前往云南，宋杰也从上海金山奔赴云南普洱景东县。

随着上海对云南扶贫结对州市面的不断扩大，蔡俊春先后在普洱、大理、临沧三地挂职工作。他向《新民周刊》记者回忆，一到云南就感受到了工作上的紧迫性：脱贫攻坚这场“战役”，走向了更有针对性、系统化的方向，考核也有了更细化的标准。

正是在这一时期，产业帮扶、消费帮扶的思路也有了变化：此前的“云南有什么，上海要什么”，逐渐走向了“上海要什么，云南产什么”。

这样的转型，从一根“腊肠”的故事可见一斑。宋杰记得，当时景东县有一家生产制作腊肠的企业。原本腊肠通过沪滇协作平台销往上海市场，但效果不佳。按当地人口味制作的腊肠，以血肠为主，口味较重，上海消费者吃不惯。后来经过对接，上海师傅到景东的作坊里，手把手教当地人调整出更适合上海人口味的配方。

正是有了一批又一批上海援滇干部人才的实干与创新，上海与云南才得以率先打破行政藩篱，推动协作机制从政府主导迈向多方参与。

2025年1月，沪滇两地创新推出上海16个区与云南16个州（市）结对共建产业园区的“16+16”园区共建模式，让行政指令转化为市场主体的自觉选择。政府不再包办一切，企业、资本与技术自身找到了流动的方向。当上海的园区管理经验、资本招商能力与云南的空间资

源、要素成本优势结合，实现了从“输血式”帮扶向“造血式”产业赋能的质的飞跃。

大理弥渡与上海东方美谷共建“西部健康谷”，构建跨区域协同招商体系，引入麦朴科技、龙之吟，加快建设数字健康产业园；在保山市，市县按比例共同出资建设园区，并共享税收和产值指标，有效吸引了上海企业前来投资。

机制的创新，吸引了社会多元参与，为云岭大地的可持续发展增添了底气。亲历沪滇协作的上海援滇干部人才，也将“长期主义”写在了祖国西南的山峦与河谷之间。

2019年结束援滇任务之后，宋杰决定继续到云南去。此后，他成为第十一批上海援滇干部，两次援滇一共在景东县工作了6年。回到上海的蔡俊春，根据组织安排曾任崇明区机管局局长，并以区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身份，继续牵头推进扶贫协作工作。2021年7月，蔡俊春荣获“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”。

优势互补，沪滇携手抓住时代机遇

八年飞行，超4500个小时。哈尼族姑娘李文英早已习惯从万米高空俯瞰大地，却仍会在某些瞬间，想起21岁那年第一次“飞”出云南红河大山的画面。那一年，一张春秋航空的招聘启事，像一把钥匙，为她打开了一扇通往云上、改变人生轨迹的门。门的另一边，是一场跨越30年的山海之约。